

宝蓝色的风

□ 轻寒

至今，我的女儿仍然在怀念那个裁缝叔叔。

遇上那个信得过的裁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辈子恐怕我们只遇得那一个，其他的，每次都只会给我们大大小小的失望。只有那对裁缝小夫妻，清爽安静，心灵手巧。我们在他们的铺子里做过许多衬衫裤子外套内衣，甚至还有羽绒服。他们认真对待我们送去的每一块布料，每件衣服都十分合身得体。

可是他们忽然消失了，我的一包衣料，从此一直在柜子里沉睡。

翻检衣柜，一股明亮的宝蓝色流水倾泻出来。多美的料子啊，一大块，我拿出来抖一抖，摸一摸，再放回衣柜里。

我有一件宝蓝色的衬衣，还有一块大大的宝蓝色衣料。这些跟那对裁缝小夫妻没有关系，在他们之前，我曾经遇上过另一个裁缝。

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很高兴可以剪一块自己喜欢的布，做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我是个大个子姑娘，为自己剪了好大的一块布。那会儿我非常喜欢宝蓝色，喜欢它明亮又内敛。我希望是一件长摆收腰的衬衣，微风里，像清澈的河水流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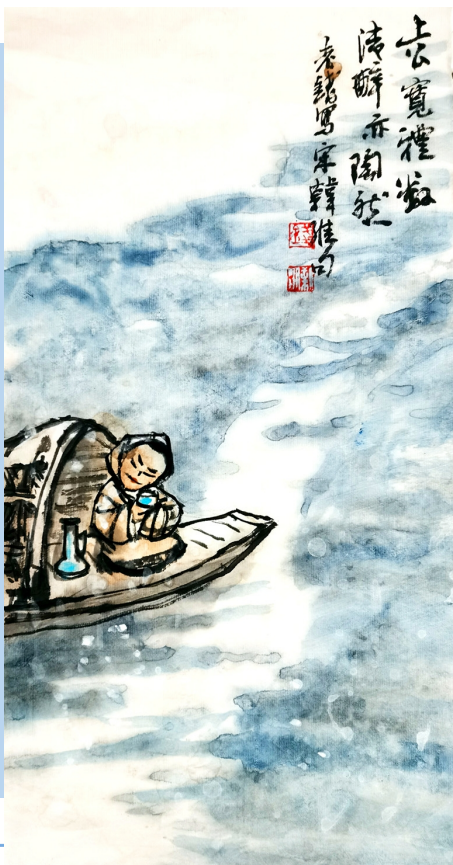
裁缝铺就在邻村，在我回家的路上。年轻的男裁缝给我细细地量过尺寸，答应我两周以后去取。每天骑车经过他的门口，我都在猜测，我的衣服是正在缝纫机下跳舞，还是已经锁上了扣眼。取衣服时我很激动，我的第一件自己做主的新衣服啊！可是，为

什么！这衣服一看就明显太短，它几乎只及腰线，如此垂坠的料子吊在了半空，全然失去了飘逸之感，捧着衣服我的心沉沉地掉下去。可是那会儿我还小，根本不会保护自己的权益，别说要什么说法，甚至连表达不满都不会，只在心里重重地失望着，失望着。我知道我的布料远不止这些。我开口要剩余的料子，那年轻的裁缝不情愿地从布料堆的底部翻出来。好大的一块啊，我气呼呼地一起带走了它。

后来我从布料上裁了一长条下来，绑在我的长发上，配着这短短的衬衣穿了一季，还都躲在外套的里面，只能露出个领子。衬衣飘不起来，只有这发带，才能代它飘起来。在某个瞬间，我好像还是拥有了宝蓝色的风。但终究是遗憾的，衬衣很快被束之高阁，此后多年，见到衣服，想起此事，总是很遗憾。

某一年，学校来了个实习的姑娘，大眼睛，很可爱。她住在我的邻村，闲谈之间，知道她的父亲曾经做过裁缝。就是那个裁缝，我在一边抿嘴笑。

很奇怪，多年后的我，忽然就一点儿也不埋怨那个裁缝了。仔细算算，那会儿他应该刚当了爹，这么漂亮的料子，如果能多剩下一点，就可以给可爱的小姑娘做一件小衣服了，我猜他就是这么想来着。要是我把那块布料留下多好，至少那块布料中，有一部分展现了它的美，会有一个宝蓝色的小女孩，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像可爱的风，宝蓝色的风。



上公宽礼数，清醉亦陶然。”——【宋】韩维
钱新明画

体检

□ 赵沁芝

是两位年轻女医生。想来也好笑，当时的我还在为避免了异性检查乳房的尴尬而暗自庆幸。我轻松地想，往年指标都还可以，今年应该也差不多吧，就剩最后这一处了，结束了我得赶紧回单位，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

可惜这次，我错了。原本还在轻松交谈的医生，在查探到我的右侧乳房时，变得沉默而谨慎起来，拿起探头，涂上凝胶，探查，又拿起，涂了再探。

重复三个回合后，我终于忍不住问：“是有什么情况吗？”

“别着急啊，得好好看一下。”

医生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我的心却漏跳了一拍，一丝不安和紧张浮上心头，身体也变得僵硬起来。

“帮我喊c老师来看一下呢，我觉得这几处都有点问题。”

等待的时间，B超室里真是安静得诡异。不一会儿，来了位年长一些的医生，换她拿起了探头进行检测。三位医生看着影像努力分辨着、小声讨论着，时不时冒出一两个专业术语，而我就这么直直躺在检测台上，大气不敢出。

从我的角度只能看到她们的神情，我也在努力分辨着，想从那位c医生的脸上看到类似“哦，这就是个误会”的神

情，可惜直至检查结束，我被允许起身，也没等到那个表情。

c老师对最年轻的医生说：“定为4b（恶性可能性·中等）吧。”然后转头看我，“你尽快去三甲医院看一下吧。”

没有衣物遮蔽，胸口空荡荡了几十分钟，好冷，可是这一刻，似乎心口更冷。

拿着医生对我的判定书，我木然地出了检查室，迎面而来几个单位同事，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强压着心头的慌张回应着，胸口却闷闷的，有些喘不上气。“不会的不会的，去年体检都还好好的，别自己吓自己。”心里这么安慰自己，脚步却不自觉地虚浮起来，深深浅浅的，像踩在云朵里。

“对，联系一下c姐，她今天也来体检，在这方面她有经验，虽然我目前情况不明，但总能给我一些建议。”想罢，深吸一口气，我稳稳心神联系了她。

我们约在了医院餐厅碰头。

今天的水煮蛋似乎格外难剥，壳连着皮，皮连着蛋白。我扣扣弄弄了半天，等蛋壳全去掉，鸡蛋也去了一半。“真是讨厌，不吃了！”赌气似的把它放一边，我顺带扫了一眼不停震动的工作手机，莫名烦躁，“真是跟今天的鸡蛋一样讨厌。”c姐赶来的时候，眼

中的我，估计就是这么一个烦躁不安、跟一枚无辜的鸡蛋较着劲的小女孩。

等待的时间里，我一直通过手机交换信息，所以c姐见到我，二话没说，直奔主题。“我帮你联系认识的医生预约一下时间，如果是4b的话，确实要去好好查一下，尽快去，不要拖。”可能是感觉到了我的紧张，她又补充说：“你也别急，咱们找医生看了再说，不轻视但也别害怕，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没事的。”“好的，谢谢姐。”

走出体检大楼，外面的阳光已不像清晨那般温和，有些刺眼，晒得我头晕晕的，眼睛里腾起莫名的水雾，叫我面前的路都看不真切。那种感觉就好比回到了学生时代，一直以来，我都围绕着最薄弱的学科在刷题，而成绩揭晓那一刻，却发现，在最有把握的地方丢了分，栽了跟头，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别的，而是疑惑不解，“怎么会，是不是老师批错了卷子？”

是不是老天跟我开了个玩笑？

如果说之前还只是烦躁不安，那这一刻，我是真的害怕起来了。我怕，这次不可逆转的身体测验，我真的，考砸了。



多年不见(外二首) 希望

□ 徐海成

在田地里数着枯黄
已多年不见你了
再几个月
我就离你又远了一年

门前，杂草冒了出来
带着它的子孙后代
挪开厚实的水泥地
替你回到家

你和家的距离
不过白天到黑夜那么远
上游推着下游
月亮推着太阳
我在梦里推着你，带你去田野
给你看看，我在那里
种出的无尽夏

可爱的故乡，今夜
我又在月下与你邂逅
不再想念父亲
是我对你撒的第一个谎

当一把镰刀
有了一枚落日的烙印
父亲就直起腰
捶捶背，舒展舒展身子
和在田野里玩耍的我
谈谈明天

明天，我要带上
父亲为我制作的弹弓
把灼烧父亲的背的烈日
打到世界另一头去

父亲说，明天
他还要带上这把镰刀
割下一家人下半年的希望

如今，父亲的简历
从纸上移到了墓碑上
那写满希望的日子
嵌入了夜空中的星星
每个夜晚
星星与我相聚
谈谈明天

星星说，明天
它要带上一把
有着落日烙印的镰刀
在星空里割下希望

星星说的每句话
多么像父亲的遗愿啊！

走在田埂上

我全然如父亲那样
双手背握，走在田埂上
晚霞的温柔，青蛙的热情
让我预见今年的丰收

想起一些村里人的名字
现在都是已故之人
他们搬离了多年的家
坟前已是一片杂乱

我扯下一根狗尾草
借着夕阳的墨水，用力
在地里写上父亲的名字
像父亲从前用力地爱我

我种出硕大的月亮
月亮结出饱满的星星
星星的眼里，有父亲的模样
我看见了笑颜
没有了当年的严肃
里面装满了牵挂

夜深了，该回家了
母亲还在等我，替她
摘掉一根白发

我蘸上一点月亮
借裁缝之手
在父亲的名字上打一个补丁：
“慈祥”

